湖海文傳

湖海文傳卷六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論二

秦康公論

諸協孟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傳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余曰秦康之不復東征也宜哉虐而不仁殺三良者非穆公乃康公也何以言之觀穆公之不殺孟明則未必欲以三子殉卽穆公能命於生前亦不能行于身後穆公卽世康公卽位穆之國康之國也穆之臣亦康之臣也康苟知三子之良加之上位畀之國政以續先人之緒而垂後世之業豈不盛哉康縱不用三子亦當使之各得其所奈何從亂命以彰父惡乎夫康公亦知從父之命

與繼父之志為孝孰大向使穆公病革以國讓嬖臣康公亦從之耶吾故曰康公之罪也昔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武子卒顆嫁之陳乾昔寢疾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夫顆與尊已豈不知父命當從第疾病則亂君從其亂命是亦亂耳安得謂孝乎且武子所欲為殉與乾昔所欲同棺者婢妾耳而其子尚不忍從亂命以殺無罪之人況三子者皆秦之良耶嗚呼二人之賢遠過康公矣

先軫論　　章協夢

昔陳平出奇計佐高帝有天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所忌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及其曾孫何果

乘亦除其國嗚呼陰謀之禍一至是哉吾今而知晉先軫之所以滅其族者蓋亦以此也何則晉文之才不及齊桓而其佐趙衰狐偃胥臣亦皆不若管仲隰朋桓公猶必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師召陵盟首止十餘年而後霸若文公不過三年之間定襄王于鄭敗楚師於城濮遂霸天下何其速哉蓋文所以敵人者專以陰謀取勝令天下爲所愚而不覺故其用意視桓尤譎而其成功亦較桓更易試問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誰之謀耶拘宛春以怒楚者誰之謀耶私許復曹衛而使曹衛告絕于楚者又誰之謀耶此皆先軫教之也則文之譎皆賴軫以成其謀幾與陳平等故至其子而族即滅即禍亦與平略同不然以軫之忠君憂國救災恤隣如是雖有不率之子孫宜亦邀前哲以免也且其子穀僅剛愎

不仁使戰邲時違令先濟林父討而殺之則禍祇及身何至若是之烈哉蓋好陰謀者天道所不容必欲厚其毒而覆其宗故至穀召赤狄伐晉而遂夷其族則原氏之亡成于穀實兆于軫也嗚呼世之竊竊焉自謂奇計而藏其心于不可測者可以鑒矣

鼂錯論　錢大昕

漢文帝時鼂錯上書請以術數教皇太子拜太子家令太子家號錯智囊及景帝即位錯益貴用事謀侵削諸侯吳楚兵起以誅錯爲名錯竟要斬東市嗚呼景帝可謂失刑矣雖然錯固有以教之也古之人君於其臣也尊之信之禮貌以待之故臣不挾術以干君君亦不忍循利而棄臣春秋以降主益替臣益驕於是始有倡爲刑名之學以救時之弊以尊君

而抑臣者商鞅以之强秦而卒以自亡秦人用鞅之法并天下愈益任法蒙恬李斯皆將相久任事秦以法誅之若刳羊豕然古之能尊其君未有如秦者也秦以胥吏僕隸待其臣而臣於秦者亦盡頑鈍無耻無有與其君同休戚者商鞅之法不獨自亡而終以亡秦矣漢文寬仁待下而鼂錯以刑名進錯知帝不能盡用因請以術數教太子蓋知太子之猜忌而投其所好也天子在而自結太子錯自此見輕於太子矣吾聞以仁義治天下未聞以術數治天下以術數者好殺而不信其臣者也錯之對策擬漢文以五帝謂羣臣莫能及而勉以躬親其事蓋導其君以驕也君驕而侵臣之職於是乎任法而不任臣以臣為不足任也故殺之而不悔此錯之所謂術數矣錯之說不用于文而用於景錯欲傾諸大臣而中

之以法而景帝乃即以此術殺錯何也吳之反謀非一日矣帝之與錯謀吳非一日矣帝之所忌者惟吳而錯欲因以謀楚趙諸國則非帝本意也帝方倚錯為智囊而錯謂非侵削諸侯則天子不尊而宗廟不安帝之排衆議而任錯將以制七國也七國反錯無以制之帝知錯之不足任也而誅錯之謀成矣且錯之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隨漢之羣臣舉不可信錯獨可信乎將兵者不可信居守者又可信乎使天子將不可信之臣以行而天子亦安肯留不可信之臣以守此一議也景帝固疑錯之有異志矣不然要斬極刑也孥戮慘法也果用爰盎之計殺一錯可以謝七國何忍加以要斬且并其父母妻子同產盡置之重僻哉錯謂羣臣不可信故誅錯以安軍中諸將之

心此景帝之術數即錯所教也禮有議貴議能之例而法家細之惡其法不立也法在必行錯所受申商之學如是詎知適以自禍也是故任刑之君常至於亂國任法之臣常至於殺身歎斯慘礉而秦速亡蕭曹清靜而漢後滅錯之不幸見誅漢之幸也不然以景帝之猜忌而錯以刻深輔之幾何其不爲亡秦之續矣

公孫宏議族郭解論

黃之紀

公孫宏治春秋位至丞相御史大夫時郭解任俠客有賢解者枳儒生非之客殺生斷其舌吏責解解實不知殺者爲誰吏奏解無罪宏議曰解布衣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于解殺之遂族解或謂宏文深而不知此春秋之義也昔晉陽處父諫狐射姑不可將公以告射姑射姑殺處

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若謂公雖不預殺陽處父其罪有甚于公預殺之也儋括欲立天王之弟佞夫佞夫勿知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殺佞夫者五人也春秋書天王殺其弟佞夫若謂王雖不殺佞夫然儋括謀亂而王不知哉致佞夫不知而受戮其罪有甚于天王自殺之也由此以推其意解雖不殺儒生解豈得言無罪耶且吏奏解實不知無罪安知非吏欲脫解耶解折節爲儉以德報怨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于是少年慕解之行爭爲用吏安知非慕解之行而爭爲用者歟吏奏解無罪其不足信明矣且兵莫憯于志春秋之法也儒生短解解知亦必殺生特客不先合解知而殺之耳且未必無當于解之意也解不知殺者爲誰是解欲脫客也吏奏解不知無罪是吏脫解而並欲脫解之客

也吏與客皆為解用者也殺儒生屠詎知非解意歟春秋誅意用此法也或曰解有非族之誅無乃過乎曰然然亦有說焉解少年報讎所殺甚衆藏命作姦剽攻不休鑄錢掘塚不可勝數及徙茂陵非死罪而殺楊掾一家三人吏捕䟽治復又殺吏如此不法而當事復欲釋其罪曰事在赦前此解之客所以殺人而無忌也且解之父以任俠誅解不懲其父而又甚之如此而復不忍其後保無有效解而過之者歟春秋之法嚴則或流于刻故士不通春秋不可與言刑宏雖希世用事不為董仲舒所取然如宏者亦可謂善緣儒術者矣

梁武帝論　　錢大昕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是故血氣

之強壯非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慎者身雖強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亡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在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祥瑞畢臻迹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于國破身亡為天下僇史臣以為耄年委事權倖之故夫權倖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姦武帝博通經史洞盡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阜帳食無鮮腴五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侈且其時所稱權倖者不過朱异耳以言乎倖既非閥籍之倫以言乎權亦非梁釁之亞侯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异特贊成之故帝終不以是咎异謂一异足以亡梁非篤論也然則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於拒諫而自滿也方叙業之始沈范周徐入都非骨鯁之彥護前

之矣休文已早識之及臨御日久舊臣彫落以爲天下莫已若也而惡人之讜言讜言不至於前則所用者皆容悅諂諛之徒無有爲梁任事者而梁之亡形成矣觀于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口授主書詰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則詰其主名曰深刻曰煩費則辨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而後已嗚呼武帝豈誠以長吏爲無一貪殘百司爲無一深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也哉不過塗飾一時耳目以箝諫者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私蓄要皆國家之物帝與宮人非能辟穀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見其偽而已矣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亡

也病在自以爲是而惡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爲言者以四海之大百司之衆無一人能爲朝廷直言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何也正人者朝廷之元氣也無直言則正人之氣不伸而夸毗體柔之徒進而用事虛美熏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崩之漸而宴然猶以爲無他也當此之時雖無侯景亦不免于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得而殺之不必癰疽之能殺其身也雖然以武帝之聰明才畧豈不知爲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務徒足以損已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詎知禍之一至於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納諫始

高歡宇文泰論

袁 枚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其取天下之心而后可以固本而爭基宇觀高歡宇文泰之廢興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歡與泰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鄴下關中之形勢亦相若乃歡死齊無一合至而齊卒滅於周者何哉蓋歡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泰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歡有十庫狄干不能抵一蘇綽泰得劉璠比之陸機擬入其倫歡得陳元康稱爲孔子合人嗢噱歡父子尊如啓文宣武成之亂泰明經講學啓武帝之好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如丈夫爲防其旁伺以千鈞之弩稍有間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當數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無敗乎雖然泰非知道者也泰親戚

其君較歡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不過附會古方千萬一而已然爲田于大旱之時苟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君鹵莽而種之則亦鹵莽而報之理固然矣或謂高洋虐過梟獍殊難化誨然其爲世子時見射堋畫人形責高隆之曰堋土習射作獸形可也何爲終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歡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令主也縱之不教而瞿瞿然以侯景爲憂不以家法爲念可謂不知本矣隋文帝亦曰常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時早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視宇文也亦愧焉嗚呼宇文且足御而況乎真能行聖人之道者哉

徐有功論　袁枚

生人仁也殺人勇也然生人之勇甚於殺人何哉殺人者侃

佩類公縱乖於理君上無所疑焉生人者迹類徇私往往人未援而已先不免非勇過賁育其孰能之余讀唐書至徐有功傳而不覺涕之潸潸焉當武后朝酷吏僭興獨有功能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厚長者而不知非以如有功也有功上與武后爭下與酷吏擠壓瀕于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為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為人君者寬則弛嚴則濫惟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子爭奈天下之為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法以失出為名譽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為通

及在涼州人稱爲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毀車服以崇儉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通今士大夫風流相尚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介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昶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出也非眞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之舉世尙通則徐公以介稱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而不達其變也孔明當劉璋後治尙嚴有功當武后時尙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郾治鄂則寬治陝則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爲達變後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爲達變使有功生於梁武之朝以麪爲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澈流好生迎合上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轉而爲之而此

時之引律固爭必以殺人爲事者安知非有功耶君子自道其常而世人自異其耳目也小人可使爲善而君子必不可使爲惡也可勝歎哉吾又嘗疑惻隱之心人人有之武后殘酷人人知之然而如有功者絕少則非寬厚長者之難而守死善道之難也使有功稍有畏葸之見爲后所挾持必不能懇戚屈已屢躓屢起惟其殺之不憂赦之不喜后雖鷙毒天性感動而不得不重其人不得不從其請向之所喜酷吏誅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壽終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在故也嗚呼

裴行儉知人論　沈德潛

今夫負知人之哲者必吾之識見超出於壽夭窮通之外而卓然定其人之是非別其人之邪正雖違乎衆人之論至天

下畢從而議之無害其爲知人也若無高世之識而惟以壽天窮通判斯人之賢否卽言言奇中而君子鄙其所見之甚卑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子當時以文藝稱而裴行儉則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四子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也後皆如行儉言史氏因許之爲知人夫成材之謂器明理之謂識四子文藝有餘而器識不足行儉識之是也然彼所識者在王楊盧駱而所推奬者乃在王勮蘇味道二人則不知人實甚闇之孫卿氏曰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其人君子矣雖甘藜藿被裋褐至不幸遭短折以死極人世之酷罰猶之吉也其人小人矣雖享鼎鐘衣文繡至幸遨秀眉之上壽極人世之顯榮猶之凶也乃行儉之持論將以四子之終身抑欝不遇而死謂不如王勮蘇味道之代掌銓衡壽考令

終乎果爾則將黔婁之貧不如慶封之富也曾閔之不得位不如魯三家晉六卿之貴也顏子之三十二而早夭不如盜跖之日殺不辜而竟以壽終也其持論切乃卑甚且即以四子與二人校之四子亦不幸而不遇耳彼王勃楊炯盧照鄰三子祇以文采表見於時若駱賓王之佐敬業討武氏事雖不成其忠義之氣有耿耿不可磨滅者矣以視王勮之漫無可否蘇味道之模稜兩端諂事女主至賀三月雪爲瑞雪者其人品高下何如乃行儉於四子則譏之於二人則躐之其後介欲託以弱息耤以蔭庇是俗情之尤鄙者也而史氏槪許之何哉嗟夫士君子秉藻鑑之識方且出其獨見以進退古今乃不問其人之是非邪正而漫以享庸庸之福爲賢其見亦已陋矣然器識文藝之言固足爲文人之鍼砭也世有

抱絕人之才而浮躁淺陋者尚因行僥之譏議而返于篤實也夫

張巡論

彭紹升

張巡守睢陽城中食盡殺妾以饗士許遠亦殺其奴童城中婦人老弱被殺而食者三萬人彭子曰嘻其甚也夫此妾奴童與三萬人者有辠而死法可也城破而死賊可也不死於法不死于賊徒以食盡之故使之弃命於刀砧之下視如犬豕雞鶩然噫其甚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利之者生之也臣之事君苟可以利民生者無不為古有亡身以為民者矣未聞殺民以為國者也無民則國無與立國無與立而徒徇尺寸之土以自效于君君將何賴焉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故兵可去食可去信不可去區區喘息殆盡

之民忍萬死而不敢二心者亦恃吾有以信之耳若以其無能為也不求生之而又殺之縱使城可完賊可滅而已無解於信之不立矣書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文中子云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一城之存亡與天下孰重三萬人與一夫孰衆以二公之忠而未之思耶當是時誠計無復之矣相與待盡以明效死之義且使妾奴童與三萬人者各自効其死而成其忠信孰大於是奈之何殺其身而徒以充人之腹哉嘻其甚也吾懼後之人慕二公之忠會遇倉猝或為二公之所為故告之以信之之道俾無以二公為口實焉

王安石論　沈德潛

辨姦者辨不近人情之姦易辨近人情之姦難彼蓋以近人情者為蠱惑人君之本而旋以不近人情之術恣肆行之斯

天下受其毒不至于亡國敗家不止則夫借近人情以售其姦者所當燭其微而防其漸也蘇洵之論王安石也謂合王衍盧杞爲一人而其所以爲姦者總以不近人情斷之其言誠然然此見其陰賊險狠之已露其迹而不知其先之立說以欺世者固本乎王道而無一不近人情者也觀其上仁宗皇帝一書意在法先王之政而其所由法先王者在于祛人才修敎養因人力足財用而一歸於至誠惻怛之心果如其言雖二帝三王之政莫踰乎此又觀其議茶法一篇引桑弘羊興榷酤之利霍光屈其論罷其法以爲義能勝利之鑒繹其立言凡古今聚斂之臣欲盡財利於毫末者一一推其弊而曲中之此皆當乎理而近乎人情者也彼若謂我如是以立言則英君哲相皆在我籠絡中矣而果也諸大臣信之而爲

之而人主引而近之迫乎得君既專羽翼既盛卽盡反向日之言而擾民之利以肆其虐以固其位以遍傾陷天下之賢人當日卽有倔倔力爭如司馬光諸人者彼若曰予已知之予前已言之矣則彼之稱先王引經術者非正藉以爲曲行其姦地哉且從來爲大姦慝者惟以一身害及天下獨安石之新法繼起者紹述之呂惠卿章惇鄧綰以後蔡確蔡卞以及蔡京六賊之徒輾相流毒直至徽欽亡國而後已焉而原其始禍實以近人情之論逢君媚世以至此極也而其時正人君子祇以學術偏頗執拗不曉事目之但安石爲愚人而非姦人也者卽蘇氏之論亦就其矯拂人情論之而豈知尙未直窺其巧詐也耶故曰辨不近人情之姦易辨近人情之姦難也然則何以辨之曰誠至明生由窮理知言以尋究其

所以所由所安斯姦人不得而蒙蔽也夫

洛蜀黨論

錢大昕

元祐之初東坡在翰林伊川在經筵海內方拭目望其登進伊川起自田間資望尚淺於經筵欲復坐講之制儼以師道自居固難入於其任矣蘇與程雖志趣不同亦斷無妒賢疾能之意乃以枉死市叔孫通之誚深恨切齒而其徒朱光庭舒羣起而攻之當時溫申兩公初更新法熙豐憸人屏居散地窺伺釁隙而光庭首摘東坡試館職策問以謗訕先朝爲詞此蔡卞章惇意中欲言而未敢言者而光庭首先及之其心特欲爲師報怨而紹述之禍即此一言啟之卒之兩敗俱傷并其師亦入於黨籍而不復振譬諸鄉人有怨其隣者持火往爇之而不慮燎原之燄延及已之室廬祠宇而靡有孑

遺也光庭之無遠慮未足深咎盛德如伊川何未聞出一言
以阻之耶明道以忤王安石見黜乃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
之豈可專咎安石東坡之於伊川不過口舌譏誚在大度者
正可置之勿論何遽視爲不解之仇也明道尙覺於安石而
伊川不忍於東坡男乃量之未廣也乎夫摭語言文字之失
陷人於罪縱使幸而得逞如吳處厚之於蔡確猶爲士論所
薄況洛蜀之衅其端至微而光庭與賈易首先攻蘇以致朋
黨之說牢固而不可解八之爲姦臣藉口遂成一網打盡之
局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夫樹黨以攻蘇者程氏門人爲
之蜀黨之名亦賈易輩加之也以誹謗爲罪則必以紹述爲
功光庭輩不過借此名目斬於必去蘇氏非欲翻元祐之案
而其禍乃至如是之烈吾讀李氏續通鑑長編攻兩家交惡

始末未嘗不三歎息也

方孝孺死節論　陳祖范

明文皇欲脅降方孝孺謂之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雖十族奈我何既而捕其母妻之黨及交遊門生悉以示孝孺孝孺不為動坐死者七百餘人夫孝孺之死當矣彼為孝孺而死者何罪孝孺於此獨不可少迂回焉效薛方之詭對文文山之請黃冠歸鄉始以紓其十族之難而後自引決焉天下後世亦必共諒其志何乃欲成一已之節而累及無辜返之於心得毋有不安者乎君子曰此固孝孺之所不忍也而非孝孺之所不安也臨刑時顧其弟孝友而淚下夫豈不忍於弟而忍于他人乎然而吾所以死非為一身也為天下大義也為萬世倫常也非負叛逆不軌之罪而累及其族屬也君

子之制行也斷其是非於理而已吾之所爲者非歟則是我有致死之道而死乃吾自爲之也吾有致人于死之道而人之死亦吾實累之也如吾之所爲者全是而無少非歟則是吾無致死之道而死非吾自爲之也吾無致人於死之道而人之死非吾之累之也其奚不安之有即其時之死者亦烏得而怨孝孺倘怨之曰爾何苦而必爲忠臣義士以陷我等於死夫忠臣義士豈陷人于死之術哉假使其時有可以全人之命而又不失已之節者孝孺固將爲之以今觀文皇之暴惡如毒蛇猛獸烈火洪水操之蹙持之急從我則爲我草詔而令天下不從則使十族從汝于死豈尚有可以紓囘其際聽吾從容而商兩全之術者哉方其起兵時受姚廣孝之囑入京時亟欲臣孝孺以收人望黃冠歸鄉爲天子外臣之

請其不可得也決矣孝孺而不忍人之爲已而死也則必順之順之則且仕之仕之而生平之所守喪矣天下之大義沒矣萬世之倫常掃地矣權其所得孰多孰寡計其所失孰重孰輕孝孺蓋辨之精矣豈徒任一往之氣但以快一時之憤而不顧其理之正心之安者乎大抵吾儒行事但患不得其當苟得當矣如此而生如此而死無可復撓之者不必多爲瞻顧籌度也若一瞻顧籌度則無復可立之節無復可成之行矣如孝孺者吾信其心之恬然無不安而不得疑其爲過當之行可與立而不可與權者也

于謙論　陳祖范

睿帝之陷也先當國大臣援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扳景帝而立之以示于敵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已有君矣羣臣輯

陲疆場有備寇來則堅壁清野以待當是之時敵雖欲挾睿帝為奇貨索金帛輸歲幣議割地如金源故事而不可得則必相與計曰殺之則重怨而深仇留之則天山一匹夫耳不如歸之歸而復立必德我我可因以為利卽不立亦足離貳其君臣之心使彼自生內釁而吾乃乘之於外且晉懷愍宋徽欽無得歸者而今獨歸之義聲動千古矣斯亦制中國之一奇也于是決然歸之嗚呼人第見睿宗之歸適有天幸意高帝文皇之餘威爆赫尚可懾强敵之膽而有所不敢逞而不知枋臣之艱難幹濟亦手措拄為已勤矣非于忠肅之力而誰力歟事固有以輕之者重之以緩之者急之者吾以君父見獲之故卑詞屈膝號咷涕泣而祈請焉彼愈得挾重以要我而君亦愈不可返南宋之已事可鑒矣今惟不然睿帝

之所以亟返也此古大臣濟變之略而有合於聖人之權者哉然吾謂爲于公者尤難處于睿帝既返之後耳郕王之立也乃一時事勢不得不然今而遂據爲已有則是爲人臣子者幸其君父有難而已得之安知不禱祀其必勿復返而已可安然有之也其不至於出兵以拒之境上者幾何哉爲景帝者宜告于兄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吾立乎此攝也吾退居藩邸耳而睿帝則曰吾雖歸辱社稷矣汝其終爲之兄弟相讓至於數四而睿帝終不肯立景帝終不得請則告廟受終有大事咨而後行家人宴見外歲時率百官朝見于南宮約千秋萬歲後傳之兄子而已子無與焉如是則天理正人心安矣于公既已定大難於前亟宜明大義于後爭之力則景帝必疑其有二心焉而縶之罪之幸則奉身而退不幸而陷

于大僇然而公之心事愈光明而學術愈純粹矣嗚呼以于公之賢豈其見不及此然未免有依回重難之意以故隱忍而不得發馴致身死於復辟之年于此見處人家人父子之間尤難于禦敵國外患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公固未足以及之也然而與國分憂不問家計沒無餘財非所謂安社稷臣乎哉

張孚敬論　施朝幹

明嘉靖時議禮諸人朋黨糾結報復恩讐論者每以孚敬與桂萼同類交譏而不知孚敬非萼比也史稱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持身以廉苞苴路絕覈勳戚莊田罷內監鎮守皆其力也其所繫於君德之大而爲羣臣之所難言者則莫如力爭張延齡獄一事方延齡之爲人所告也其無反狀固不

待言而嘉靖帝以衞昭聖太后之故將藉端以洩忿舉朝孰不知之然而佯食如李時翟鑾不能言也用事如夏言不能言也而孚敬於延齡下獄之始則曰延齡守財虜爾何能反既而法司坐以違制殺人秋讞當論死則又疏言昭聖太后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夫以帝之不能事昭聖太后而欲甘心於張氏其悖德直桀紂所不爲孚敬以首蒙眷禮之臣犯顏强諫援宗廟神靈以匡君被危語詰責而不懼至於延齡棄市在昭聖太后旣崩之五年而孚敬之乞歸已十年其殁也則亦已八年矣烏虖向使孚敬當日第如在廷諸臣怵于暴主之虐威從諛卷舌則延齡遂當大逆之條張氏竟遭赤族之禍又使秋讞及期首鼠觀望延齡之死必速昭聖太后必不得安然則帝上得罪于

祖宗下不可以對羣臣百姓鉅細故耶或曰李敬保全張氏曷不并延齡之論死而救之又非也延齡無逆謀而殺人則有據殺人者死律所不原況帝方欲滅張氏之宗安可宥延齡之罪雖使昭聖太后已崩李敬入諂在位而延齡之死惡可救耶余嘗悲文人論古輒于善求不善而鮮於不善求其善今有一節之忠如李敬者以爲不足貴浸假有大忠焉則又揣其情之未必然而苛繩之矣于忠肅功在社稷而侯方域則謂景帝升遐之後謙必不主南宮無怪乎石亨徐有貞輩藉口以爲奇貨也烏虖是腹誹之法也

湖海文傳卷六

湖海文傳卷七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論三

明堂論　阮　元

粤惟上古水土荒沈橧穴猶在政教朴畧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圜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

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遺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韍皮椎輪初制惟尚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舊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破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甚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勒成書

以備稽覽括其大旨著於斯篇

封泰山論　　阮元

泰山者上古大山居天下之中者也封泰山者七十二代易姓而王祭天刻石以紀號也上古淳質無史册刻石紀號者皆一代之史也是故封禪爲古大禮古者開創之帝王雖功德有醇駁而皆得行之秦始皇漢武帝之求長生光武帝之用讖緯宋真宗之得天書皆以邪道壞古禮不足爲封禪咎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議封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紀號者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帝唐高宗元宗宋真宗明成祖議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者也竊嘗攷之古矣泰山曰岱岱者代也古帝王告代之處也後漢書注云太山者王者

告代之處爲五嶽之宗故曰岱宗所居曰齊州齊者中也居天下之中也爾雅曰齊中也又曰中有岱岳列子湯問篇言齊州黃帝篇言齊國皆中州中國也上古水土未平中國地徧泰山齊國地高而無洪水遂爲天下之中有王者起德教足以服衆功力足以御人即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登泰山而封之七十二代豈皆如黃帝堯舜之德歟其以雜霸之力收天下之權如後代秦隋者必有之矣其時文字始造史册未興設非大朝會升中于天刻石岱宗以紀之則天下之權猶未一代興之號猶未正且其君之姓名亦無以傳於後世也惟其盛衰興廢三古迭更受命易姓必有封禪以定之是以管夷吾所記者凡十有二家不能以受命易姓之辭窮齊桓公乃設爲嘉祥未臻之說嗚呼豈知後世文人昧管氏之大義反以其所設之辭侈爲符瑞以飾封禪致迂儒疑封禪

非古禮豈不慎哉

庶孫父卒不爲所生祖母服三年論　馮浩

適孫父卒爲祖父母承重服斬衰三年若爲曾高父母亦然重之云者非謂父卒代持重服也謂承累世家祀之重宗法祭法之所繫也禮覽重於祭父有適子世世相傳序之大順不幸子先父卒祖乃傳重於孫孫承重於祖以其重也必加尊服而禮特著爲此宗法也以主喪祭即祭法也故惟適孫承重庶孫雖長亦不承也無適長及次適無適乃及庶庶即承重亦不爲所生祖母加服斷無有適長在而庶孫又私有所承者夫宗支適庶之辨禮所甚嚴記之大傳曰尊祖故敬宗庶子不祭明其宗也以宗爲祖之正體則下正猶爲庶也其記喪服曰妾母不世祭以其非正於子祭於孫止也記又

曰主妾之喪殯祭不於正室謂攝女君者猶下正適不得在正室也故次孫不承者宗支之序定也庶孫不爲所生祖母三年者適庶之分嚴也無二宗無二重也庶不承重傳自古昔恆言習聽乃有責庶孫以當承重且出成案以爭之者吁其不達於禮也已夫祖既傳重于適長也則其曰生祖母者何可絮曰吾父之母而若忘其爲吾祖之妾也以行之於適者而行之于庶是匹適也以適長所專承者而旁施於自出之庶是奪宗也豈非害於禮之大者哉彼所據成案其一康熙五十一年南陵人吳卓部覆撫咨以有適出伯父及伯父之子在卓爲庶孫無承重之例此得禮律之正者也其一乾隆三年開喜人楊治部以無伯父及伯父之子准其承重此以既無適長何妨緣情加厚乃禮制之所無而近人通權之

議實則庶所生母謂之私親故生不得與於祭歿不得稱妣
何由而可云重可云承哉又乾隆元年河南李本固其嫡伯
父宗存本固生祖母苦節六十餘年撫育孤子孤孫准服三
年夫禮曰慈母如母本固不得援其制而用意良周尤別
有說二者皆不可據依也必待咨部而始遵或准誠以定制
之所不可也況咨覆之案未嘗奏請於　朝不經廷議不奉
宸斷不因端而著爲令其未能詳愼畫一足輔翼乎禮教
也審矣奚藏焉或曰身膺　誥封者義當爲之加重此非也
禮以正名分明是非不以貴而隆不以賤而殺烏得以世俗
卑陋之見參之且其存也可以貴而敵體於家長女君否也
或曰然則無三年之服於心安乎此又非也子於父在爲母
服三年始唐高宗武后時前此父在爲母齊衰期不得三年

也庶子於所生母雖適母在許終喪三年始明洪武時宋元以前適在服期則庶子於所生母有不得三年也記於適孫承重之服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蓋祖在則宗祭之重祖實主之故服祖母如常制今禮實然俗或祖在卽爲祖母三年是祖未傳重而孫已忍奪其重君子斥其悖禮則適祖母倘有不得三年也更何疑庶孫於所生祖母而懼從其薄也歟或又曰記不云乎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甯不可以比例乎此又非也夫此專爲慈母觸類言之也謂父妾之有子而今無者亦可命己妾之子後之特以閔其無子也所不嫌于踰世者謂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子爲後與凡妾之有子若孫而自有應得之禮者必不可同妄爲牽引是欲從重之而彌輕之且不幾蹈無父之罪歟夫

是故庶孫於父所生母正服不杖期此外無一議也夫禮不敢不及也不敢過也先王先聖之制皆有精微者存自非朝廷議禮損益折中頒示遵守孰敢逞私意輕重其間者若夫喪制有定而孝思無窮孝子三年喪畢哀慕終身孫於祖服之餘豈宜遽忘哀戚若庶孫痛父之亡而篤念所生內銜三年之恤人必尋悅其孝必無議其過而欲裁抑之者嗚呼此豈易責之今之人也耶

編審論

盛百二

編審者治道之根本也蓋積州縣而成天下積鄉里而爲州縣積戶口而成鄉里故戶口淸而鄉里治鄉里治而州縣治州縣治而天下亦治矣周里鄉遂之法始于比鄰詳稽其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六畜車輦田野以施政教以行徵

令以辨施舍以起徒役而奇袤姦宄亦無所容此歷代以來不易之法也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編黃冊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其編爲冊冊首爲一圖里有一百十戶以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里長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奇零其冊凡十年一更定此即今編審之制也明初但有夏稅小麥秋稅粟米及絲綿之征百姓皆聽役于官十六成丁而役六十而免無所云丁銀也自後乃有銀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僱役也又其後雖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而已於是胥吏上下其手隱匿脫漏百弊叢生又丁銀之增損關于考課故丁口有增無減所謂溝中之瘠猶爲籍上之丁黃口小兒已入追呼之冊此仁人君子所以欸息也自我　朝康熙五十二年滋生人丁

永不加賦至雍正四年又行丁歸地畝之法百姓優遊於耕鑿之中有司無考課之累從容而賦誠繇良法美意三代以來未之有也然因此有司遂視編審爲具文惟胥吏是任以至戶口不清而貧富不辨貧者有貧之實而無貧之名富者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又飛洒詭寄遂有無田之稅無稅之田矣且雇役惟可行于平日如非時力役河防土工之類其勢有不得不出於差者於是徭役有不均之歎況編審時吏胥按戶索其飲食筆墨之費百姓又恐差徭之及身也於是并戶減口專爲一切徼倖平時按籍而稽不見其多不幸天災流行　朝廷有大恩恤計口給發其數又驟增於是編審賑恤二冊自相矛盾雖有才能亦無所措其手足始悔平時之失計亦已晚矣況欲求賦役均平姦宄屏息安可得哉論

者不察竟以編審爲不足慮而無益于治道益惑矣

四淸聲論　　　樓儼

吾甚惑乎世之論樂者輙云四淸聲也雅樂之失傳久矣卽唐宋俗樂至今亦不可考矣下絃管家皆明以後南曲又俗樂中之俗樂也卽據相沿七調隨聲附和問之老曲師莫知其所以然併不知其所當然顧安所得四淸聲而補之且夫四淸聲者亦不可以定樂也按蔡元定論燕樂以十二律兼四淸爲十六聲又于四角聲外各添一閏聲夫十二律則有黃鐘大呂太簇夾鐘矣而又有黃淸大淸太淸夾淸四均則此四均者不過黃大太夾之子聲耳要與四角之閏聲同是變聲但可以濟五聲之不及而豈能爲律乎昔朱子以半聲爲淸聲半聲者短聲也從來聲長者濁聲短者淸極淸者可

以高亦可以低過猶不及也抑又聞之清聲者虛聲也又應聲也如和聲送聲之相應焉唐初歌詞猶是五七言斷句或律詩或裁截古詩中數句必待歌時然後加以虛聲至唐季則虛聲填爲實字而爲長短句矣宋則又有添字添聲攤破促拍而虛聲之外又加虛聲尚求側聲側字以窮極杳渺之致而聲于是乎極其清矣以故繁音促節其聲噍殺而無復中和之節奏宜宋儒之論俗樂以爲其聲高于古樂二均三均也此均高則衆均咸高此均低則衆均咸低既不能中又安能和其將何以旋宮哉如曰旋宮之法至林鐘而窮夷南四律自不得不用黃太四律清聲爲商角徵羽而又恐夷南四律管極短聲極清黃太四律管極長聲極濁且又恐黃鍾至尊必不爲所役故不得不用其半聲以配之此名爲尊黃

鍾也而實失黃鍾之中聲矣試思七月律中夷則天地始肅正陰盛陽衰之候也於此而以黃鍾陽律補其不足亦未必非裁成輔相之道況天有四時春秋相嬗寒暑相生林鍾陽極而一陰生黃鍾陰極而一陽生陰消陽長一陽即伏于六陰之內此元亨利貞之天道也此理本自迴環有何不可旋宮而乃用半聲之清聲乎然則清聲亦可廢歟曰何可廢也朱子云喉舌唇齒其中各有五音自各有疾徐高下此言得之矣蓋清者一聲中之疾徐高下者也如自喉出者均為宮聲同一喉聲而豈無抑揚清濁此中便有清聲故宮商調中有徵羽字者須稍重濁以從宮商角羽調中有宮商字者須稍輕清以從角羽亦思何律無清聲何聲無清聲而顧遵之以為律不可乎總之其失在不得黃鍾之中聲不得黃鍾之

中聲則十一律從之皆非正聲如得黃鐘之中聲則七聲八十四調莫非正聲又何有四聲二十八調乎或曰今簫笛譜有四高聲即四低聲與朱子半聲之說合或即古之四清聲乎按　本朝毛氏奇齡皇言定聲錄宮商角徵羽外有清宮清商清角清徵爲九聲無清羽聲証以俗譜四上尺工六有高伍高仩高伬高仜爲九聲無高伏聲然則此四清聲者可以爲四高聲也亦可以爲四低聲也毛氏此論得之甯府樂部其說詳見竟山樂錄要亦明以後南曲之四清聲而非唐宋俗樂金元曲子之四清聲也又安可以論雅樂乎哉

名論　　　　楊　揩

古之命名也冠於阼階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已冠而字之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

類而又珍之以金玉易之以古人欲其相生也貫之以五行慮其相雜也比之以同支強之也女子而名之以男柔之也男子而名之以女憂其疾也名之曰棄疾去病雖有惡人於其子也無不錫之以嘉名莊周曰癘之人夜半生子取火而燭之惟恐其似己也其是之謂乎以是言名古今之人人人有之循名以責其實能副者鮮矣然則錫之以嘉名人也名之曰幽厲人而天也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太上以道德名其次以功業名其次以文章名又其次以技名以道德功業名者昭如日星布在方策何余文辭藝也美則愛愛則傳焉若夫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聲音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弈伯倫之于酒未技之妙動物應心各挾其可名者以名未有不可名而名者乃世之人謬以爵祿爲功名

爵祿果功名乎哉卻以爵祿爲功名也則身都卿相之位而食祿萬鍾者凡幾其間竊儀同之封供三品之料者復當何以名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疾其未沒世而沒已久也夫高爵厚祿天實主宰焉不可倖而致也唯名也天主之而人亦與有權焉篤其實而名即隨之或遲之又久至于一世二世三世五世之後乃始稱之不積不流不止不行天之愛之而欲壽之固如是其矜且重也名可虛得哉名不可虛得于是乎有釣之者沽之者竊之者而庸耳俗目遂羣然以盛名歸之君子知其然而安之若素又羞與爲伍也遂欲潔身以逃之逃名而名我隨非君子之初志也君子之志斷以無名名無名天地之始也人與萬物無不以名名以無名名者惟指有之夫以無名名矣有時或屈而不伸屈而不伸者天也

非疾痛害事也又何樂乎有名

湖海文傳卷七

湖海文傳卷八

青浦王　昶德甫輯

釋

春秋左氏釋疑　汪　中

左氏春秋典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意依乎孔子聖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學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爲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誣斯之謂歟吾就其書求之楚子庚侵鄭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以爲在其君之德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鄭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

將火子產以爲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以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謂可信於神季良以爲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齊侯疾梁邱據請誅於祝固史嚚晏子以爲祝不勝詛由是觀之左氏之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鄭內蛇與外蛇鬬內蛇死申繻以爲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興以爲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左氏之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不吉及惠公爲秦所執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吾不及此韓簡以爲先君多敗德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南蒯將叛筮之得坤之比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

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筮未嘗廢人事也衛成公遷於帝邱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以為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辠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晉趙嬰齊通于莊姬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士貞伯以為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放於齊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夢未嘗廢人事也此十者後世儒者之所執以疑左氏春秋者也而當時深識遠見之君子類能為之矢德音徹羣疑而左氏則已廣記而備言之後人其何疑焉若夫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乎知道而卒之兵敗身死臧會爲僭僂句告吉而終後臧氏天網恢恢吉凶之應有時而爽策書舊文謹而志之所以明教也問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于策者何也曰此史

之職也其在周官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保章氏眡祲司天者也大祝喪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太卜卜師龜人菙氏簭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皆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瞽司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其爲聯事也楚公子棄疾滅陳史趙以爲歲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始用師于越史墨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然則史固司天矣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請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然則史固司鬼神矣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于周內史叔興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然則史固司災祥

矣陳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韓起
觀書於大史見易象孔成子立君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
矣昭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以爲不果行趙簡子夢童子臝
而轉以歌占諸史墨然則史固司夢矣司其事而不書則爲失
官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于策者史之職也古者
詩書禮樂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大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
德者使教國之子弟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也後世二官
俱亡而六藝之學并于儒者於是節儒之所業以疑大史此偏
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曰是皆然矣抑猶可疑者左氏之
紀人事所以獎善抑惡以詔後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平
者焉其類有百請約言之鄭息有違言息伐鄭而敗左氏以
其犯五不韙而伐人知其將亡鄭請成於陳陳桓公不許左

氏謂其長惡不悛按鄭莊公之在位四鄰搆怨無歲無兵取周禾麥射王中肩寘母城頴誓不復見入道盡矣而爲周孟侯以沒其身陳息一眚而亟稱其惡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將伐齊而心蕩鄧曼知其祿盡莫敖舉趾高鬬伯比知其必敗按商臣弑父與君享國十二年滅江六蓼服陳鄭宋身獲考終子有令德潘崇教人之子使爲大逆奄有太子之室爲太師掌環列之尹伐麇襲舒屢主兵事有臣及黨爲國世臣比於武王莫救其咎孰多其徵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于莘虢公享神神賜之土田內史過史嚚知其將亡虢公敗戎於渭汭桑田舟之僑卜偃知其將亡按虢爲卿士於周爲睦子頹之亂勲在王室不幸晉方孝食不祀忽諸而四子備舉其亡徵且周之東遷拜戎不暇渭汭桑田之役豈不亦敵王

所懷以張中國之威而以為名歟斯過矣晉獻上烝諸母盡滅桓莊之族以妾為妻遂孽公子而殺其世子號多涼德豈其若是而日闢百里晉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孫歸父言魯樂晏桓子知其將亡援歸父欲去三桓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其忠盛矣不幸宣公即世行父假公義以敵私怨遂逐子家由是公室四分昭哀失國可謂國之不幸而以懷魯徼其身且意如內攝國政外結齊晉之臣同惡相濟賊殺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死又廢其子而及身無咎後嗣崇業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徵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如響作史者比事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問焉則告之其善而適禍足以勸焉淫而適福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

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
君使無忘先王之業禮運王前巫而後史保傅傳齊史誦詩又
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常立於
後是史佚也其見於左傳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諸侯之
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成問之史是其事
也意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故史克數
舜之功十六相四凶之名不同於尚書意有所偏重故昭公失
國史墨謂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父不校之義非所及也
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有善而無福淫而無禍雖
有先事之言不足戒勸則削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
不可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
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可

也其在下愚不可教誨不知話言其於戒勸亦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嚮爲中人則聚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殺弑其君歲在豕韋萇宏知其再過此於是楚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弑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之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百世之上時異事殊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之遺乎必知其意也明乎此則左氏春秋之疑於是乎釋

明堂通釋

汪中

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大學六魯

太廟逸周書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于成王周

公既行斯禮大史遂記其事以爲禮書今在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黄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于時有位于朝者各以其職與執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宫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等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

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
舍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其在大宗伯者曰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
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
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旣朝
諸侯遂率以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享
惟羊惟牛惟天其佑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
王旣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古者天子卽位朝諸侯禮百神具有
其事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旣月乃
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

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二文與觀禮正合知明堂為古禮周公監于前代而與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為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雜其文以為朔事義而儒之儒者文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為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代惟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發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為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于是協之于義制為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大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

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于郊淳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壝之堂說文臺從土高省楚詞南房小壇觀絕霤只王逸注壇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大傳禮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日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楣當序端當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壝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殿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郊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大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

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由封土爲之（說文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天子又月卽其地聽朔玉藻天子元端而聽朔于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于太廟天子諸侯皆受國于祖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祀太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于廟于明堂以明文王受命于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矣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爲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逆周書作洛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

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邱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舂常畫內階元階提唐山廧應門庫臺元閫此所謂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曰榭未有置室于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平南北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太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太廟路寢亦如之其別于他宮室者四阿反坫[illegible]及夾室東西堂耳故

見於洛誥者曰太室見於顧命者曰牖間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喪祭所親歷之地嘗曰大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齊禘于清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證也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曰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拔司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悝鼎銘勤大命施于烝彝鼎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享太廟之禮而周書大匡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據篇首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祀其時未作明堂蓋古有明堂之稱故東周云黃帝坐明堂之上晉狼瞫引以爲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

堂爲一地也周公既祀文王于明堂又營清廟于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于東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于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故逸周書四侔篇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漢書厤律志亦引此文以爲今文尚書非也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創指此事曰明堂者後人之通語）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之祀是爲成王即政營東

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
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亭于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
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古者爲宮室都
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
也明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于
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子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天子路寢謂明堂者玉藻君朝日出而治之退適路寢
聽政月朔既視朔于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
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
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室是也
周官太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謂路寢之門也不于朝于
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

恆處也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為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為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晉侯為王宮于踐土猶存其禮者子疆國篇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雝之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詩靈臺正義引作致穆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雝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白虎通德論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于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于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執所聞

遂成異義然既有其名不可没也魯太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蔡邕以爲取周清廟之歌歌于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創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辭明白可據而後世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望文解義鮮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夏殷權量既不能知宫室之制更無他

文可證學非尼父時與東周其于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周之五室蓋創始于夏后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或爲仿于有殷其他則未嘗相襲故鄭注云此三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云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駁矣盛德篇采集禮說具有瑕瑜不掩之患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窻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因世室之制而誤其云上圓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虎通蔡邕明堂論並沿其說謬學流傳因與昆侖之圖蕭宮之柱同其閎大矣呂氏春秋十二紀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

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大廟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按呂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今觀其書儒墨刑名兼收並蓄實爲後世類書之祖此十二紀亦見于淮南時則訓而其文加詳今不知究自何書以中星攷之乃在周末之世本周書時訓之舊兼逸禮明堂之篇參以新意用爲典章其中先王之制豈無一二賴以傳者而明堂制度最誕妄不經深可忿疾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故魏舒南面衛彪傒知其必有大咎而孔子之美仲弓亦曰可使南面今以天子之居而四時易位在於三面則皆北面而朝其臣其

謬一也禮文雖闕然五門三朝六寢猶犂然可考今月令之明堂未知建于何所以爲在郊則無王者終歲野處之禮以爲在宮中則無地容之鄭氏雖傅之大寢然按以周官諸職之文實無一合其謬二也諸室周回其狀如井若不上置衝梯下開隧道則更無出入之門其謬三也神依于廟人居乎寢各有攸處是以不相襍糅今四正之室皆曰太廟以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之官雖漢爲之祠黑帝周天元之居天臺猶不至此其謬四也以青陽總章元堂三名與明堂相配然則總爲十二室明堂止居其三何以得專斯名其謬五也其他與周制違異者不可枚舉以于明堂無涉故不具論更攷其文實爲大一下行九宮之學故盛德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其制作之義漢世謂之明堂陰陽見于藝文

志及魏相傳建武以後著爲王禮司馬彪所編禮儀志具載其文自馬融入之禮記鄭康成爲之作注後世遂尊爲經而莫之敢議矣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言曰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此說傅會五室舉四正而遺四隅求人祖之遂爲考工月令之調人會不知呂氏本爲假設之詞而自古固未有此制也玉藻正義引鄭志說五室之制曰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金火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今就其說求之七筵之堂太室中踞其二南北所餘各得二筵有半在于太廟則無以爲朝聘饗射之所在于

路寢則無以爲聽政合族之地以其與顧命斯干覲禮不合從爲之辭而辭則遁矣又神祇無廟享之禮牽合五帝五室之文猥云每帝一室求之禮意尤有所違夫風雨小祀猶在於壇亡國之社始弇其上何有天帝大神而陟降于二筵之室以鄭氏之學其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豈猶有未了于心者而忽有斯言可謂千慮之失後之俗儒自謂紹承絕學而巧爲之說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君子于此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議禮之家古稱聚訟較其甚者無若明堂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竊取其義以作是篇

釋周官地征

沈彤

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釋曰此經皆著任地之征也曰國曰近郊曰遠郊曰稍甸縣都皆所任之地也國謂城中宅卽上經之里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此宅與宅田之宅同專指下士以上言）廛謂農圃牧工商賈受田者之居遂人所云夫一廛是也若廛人之廛則惟市中邸舍矣園卽上經之場圃凡受田者之廛皆有之廛之征在凡受田者征嬪婦之布帛及所畜之豕犬雞在市中則征廛布征餘物滯物園之征征所樹草木也近郊十一農田之征也（合公私田百一十畝而征十畝之穀爲十一分而取其一云十一者舉成數耳）遠郊二十而三藪牧所畜馬牛羊及他鳥獸之征也牧者牧地謂休不耕之田（此牧卽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之澤無水曰藪亦牧地也（本太宰九職注）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收

山物澤物之征也其所征盡自二十之三至十之二而止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乃於甸稍縣都山澤閒舉其所重征之一以明外此皆無過十二也近郊十一以上與上經相應遠郊二十而三以下與上經相備也所以知受田者之廛征布帛豕犬雞者下經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云廛無夫里之布是布帛豕犬雞皆出受田者之廛也所以知市之廛征及餘物滯物者以廛人斂市之廛布斂脩者之皮角筋骨按注釋當地征以斂凡珍異之滯者也亦以當地稅非官買之也此布入泉府則泉也皮角筋骨脩者之餘物也所以知園之征爲草木者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也所以知近郊十一之爲農田者上經之以田任地自近郊

始也所以知遠郊二十而三之爲藪牧者畜牧家之受田自遠郊始則藪牧之畜事亦自遠郊始也所以知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爲山澤之物者以下經惟其漆林四字知之也其者指甸稍縣都漆林㕓山澤閒則惟字對山澤所產言故知十二爲山澤之物也公卿大夫士之宅所以無征者於貴者優之也（注釋以國宅爲官府治事處則無征不必言矣）布帛草木豕犬雞之征所以二十而一者㕓地小而所出微也㕓布及餘物滯物之所以二十而一者蓋商賈貨賄之征當與市㕓等（按貨賄征于司門不征于關市關市並征㕓稅而已）市㕓二十而一則貨賄亦二十而一并之如田稅之十一農未遍均也農田之所以十一者多則食不足于民寡則食不足于國也馬牛羊及他鳥獸之所以二十而三者較農田則人力稍少而利厚也山物澤物漆林之所以遞增者

民力尤少而利尤厚也抑經文僅與多包含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則凡國以外之宅皆無征國以外之園廛皆二十而一矣云近郊十一則凡近郊以外之農田皆十一矣遠郊二十而三則凡遠郊以外之藪牧皆二十而三矣益皆舉地之最近者以表其餘乃征賦之總例也若商賈之貨賄本非地征非經所包含故不得與嬪婦之布帛藪牧之鳥獸並列至百工之器物當亦出于其廛廛與器物之征當亦各二十之一如商賈矣

心喪辯

杭世駿

或有問於余曰子適繼于其所生之父若母死世俗恒稱心喪亦稱心制固有出與余應之曰誠有之曰檀弓事師心喪郭有道碑朋友服心喪朞年者二十四人施于所生何居乎未聞于禮經也余應之曰誠有之有之何昉盍自晉之議禮

者始矣泰始二年詔以周歲諸陵宜加衰絰大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曰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按自漢文短喪天子既葬釋服外此皆稱心喪也十年武元陽皇后崩既葬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宋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十九年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三年義陽王師王偃喪逝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大明二年有司奏右

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期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即吉此則皇后太子以及公主同終喪而猶以心喪稱矣其稱心喪何厭于至尊不得衰絰也元嘉二十三年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屨期禮畢心喪三年旋有異議臺奏免所居官嗣後齊衰之禮以餘尊廢矣陳天嘉元年沈洙議引宋元嘉大明齊建元之禮以再周二十五月爲斷凡宋齊陳三代之議皆謂厭于尊而不得申三年之喪則定爲心制心制者何美名也古帝王之行三年之喪者有三曰晉武帝魏孝文帝曰周武帝孝文太和十六年詔大總曰心喪在躬未忍闋此既公除又稱心制既終二殷方始劉錯釋議云心喪者中心喪也大惟孝文則固可與于中心喪者矣張大素志

天家曰帝哭三日不絶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納菅屨徒行至陵哀毀骨立愚以爲心喪之制之善則未或有過之者也宋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景德元年皇太后李氏崩太常禮院準故事皆言皇后諸王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釋服二十七日禫除畢服心喪終制此則心喪之制較之宋齊陳而又不逮然王室之禮誠不得與士庶同陳沈洙議云父在爲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之以期朞而除服無復衰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隋開皇禮云齊衰心喪以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唐開元禮云義服爲繼父不同居者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心喪之施于士庶者盖自此三言始夫心喪者中心喪也今舉世皆稱心喪循其名以責其

實斯亦敦本厚俗之要道也歟然則心制者可稱心禫乎曰不可梁何佟之議宋律疏皆用二十五月齊王儉撰喪服古今集記獨以二十七月爲終王逡之難之梁書王逡之傳難王儉喪服十一條議雖不可得見然迄後竟無異議者傳曰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綅縞也又曰禫者澹也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澹其心也然則心制者可入仕乎曰不可開寶正禮及天聖六年敕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爲其母亦解官申心喪唐入坐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嫁齊衰杖期爲父後者亦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服居堊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宋格合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世之稱心制者吾惑焉宗法之不立亦既久矣方父母之生存非必有告廟受

阼之與及其旣寢疾則託之於出繼以爲一己之冒哀求仕者詩人之稱斯喪也其謂之何謂之曰心喪也者乃其心無喪也心喪之亡益自士大夫始也吾重悲之

釋名　袁　校

名非聖人意也聖人者乘其時之得爲行其心之所安殁齒而已矣伏羲畫卦使民知陰陽蒼頡造字使民備遺忘非爲名也然則名何始曰自書詩始其人皆慕聖人情不能已然後咏歌而紀載之益以傳聖人之名而非以自爲其名也故堯典禹貢關雎葛覃皆不著作者姓氏即論語一書亦是孔子亡後弟子之弟子記之孔子所不知也使孔子若存若知之必不教作也何也孔子望其道行則有之矣爲萬世師非孔子意也故作論語者亦卒無姓氏下此孟荀老莊皆著書

皆列姓名然而非聖人矣余每讀史書若三國若南北朝僅數十年而其間之英傑之俊可喜可愕之事繁富若此然則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之末有世本左氏以前其時事迹俱付之冥冥可歎也今儒生握管勤求傳後豈以為夏商周千餘年之人皆不已若乎噫惑矣然則余之好有所著也如何曰察士無私慮之事則不樂爲之爲絲也終日綿轉不絕死而後已彼豈望人之衆絲之元貢之衮冕而被服之哉亦不自知其何所爲而爲之耳余欲明余之無所爲而爲之之意作釋名